

刘汀 著

青春简史

一代人的爱与梦

谢冕 孟繁华 南帆 赵勇 岳雯 联合推荐

实力派青年作家刘汀讲述80后最真实、
最无奈、最绚烂、最浮躁的青春故事

青春简史

一代人的爱与梦

刘汀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简史：一代人的爱与梦/刘汀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0-19061-7

I. ①青…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746 号

青春简史

一代人的爱与梦

刘汀 著

Qingchun Jian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印 张 18 插页 1

字 数 213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 第1章 人们相遇的时候 /001
- 第2章 意外之秋 /023
- 第3章 清醒复沉醉 /051
- 第4章 冬意悄然 /063
- 第5章 激情终将冷却 /081
- 第6章 过山车 /095
- 第7章 当故事变成事故 /107
- 第8章 升腾或者下坠 /117
- 第9章 雪落时，雪化后 /135
- 第10章 当我想你时你在想些什么 /151
- 第11章 动感情 /169
- 第12章 惊恐与羞耻 /183

- 第 13 章 失落的春天 /193
- 第 14 章 有人哭泣着离开 /203
- 第 15 章 所谓夜晚，假若清晨 /217
- 第 16 章 在夏日：昏昏欲睡 /229
- 第 17 章 去西安 /239
- 第 18 章 谎言与爱情 /249
- 第 19 章 时光漫长而迅捷 /261
- 第 20 章 青春浮梦 /275

第 1 章
人们相遇的时候



1

2001年，胡梦是走在北京的马路上时，还不知道他正度过一段将来会为之疯狂的日子，他此刻感到迷惘和百无聊赖的这段时光，在几年以后，以“青春”的名义大行其道，人们用电影、歌曲、图书等各种方式来渲染它的美好和伤感，无数以它命名的东西在网上流传，所有失去青春的人都被这两个字鼓动着。

到现在为止，有关青春，胡梦是其实毫无概念，只听过一首名字叫《青春》的歌，或者说，那是他唯一能整首曲子哼完的歌。歌手名叫沈庆，早已销声匿迹了，但五音不全的胡梦是，从高二那年开始就为这首歌着迷，只要是嘴巴闲着的时候，他就会哼起它：

青春的花开花谢
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四季的雨飞雪飞
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轻轻的风轻轻的梦
轻轻的晨晨昏昏
淡淡的云淡淡的泪
淡淡的年年岁岁

带着点流浪的喜悦
我就这样一去不回
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
那想家的苦涩滋味
每一片金黄的落霞
我都想去紧紧依偎

每一颗透明的露珠
洗去我沉淀的伤悲
在那悠远的春色里
我遇到了盛开的她
洋溢着炫目的光华
像一个美丽童话
允许我为你高歌吧
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
允许我为你哭泣吧
在眼泪里我能自由地飞

梦里的天空很大
我就躺在你睫毛下
梦里的日子很多
我却开始想要回家
在那片青色的山坡
我要埋下我所有的歌
等待着终于有一天
它们在世间传说

青春的花开花谢
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四季的雨飞雪飞
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纠缠的云纠缠的泪
纠缠的晨晨昏昏
流逝的风流逝的梦

流逝的年年岁岁
纠缠的云纠缠的泪
纠缠的晨晨昏昏
流逝的风流逝的梦
流逝的年年岁岁

他会哼，记得住每一句歌词，甚至也经常被歌曲的情绪所打动，但从来没能把这两个字和自己的生活连接起来。等他明白了，一切已然逝去。2001年的胡梦是，只不过是一名刚刚进京师大学中文系的新生，他完全不晓得，从他自内蒙古到北京的长途客车上下来的一刻起，属于他的青春已经真正开始。只有在四年后，他毕业的时候，所有熟识的人四分五散，他对自己的未来茫然无知时，他才会明白，那些未经仔细品尝就如风般吹过的日子，被所有失去它的人们称之为“青春”。他以及同代人的青春，就这样成了一段历史。

胡梦是现在清楚地知道的是，今天如果不去做家教，下周他就没有生活费了。家教的地点是黑山扈路上的某栋家属楼。

胡梦是从京师大学东门坐上718，那时候，北京还没有统一公交卡，仍然是售票制，从学校到家教地点，要两块钱，这是一趟不近的旅程。那时候也还没有手机地图，宿舍里连电脑也没有，他曾在同宿舍王志坚的一张北京地图上查过，找到了黑山扈这个地名，但完全看不懂应该是哪条线路。幸好王志坚是一个天生的路况信息库，他告诉胡梦是，东门718可以直接到。他用铅笔画了718的线路，还把地图带在了身上。宿舍的小腊开玩笑说：“哈哈，胡梦是，黑山扈，这地名怎么听起来妖气冲天啊，搞不好是黑山老妖的老巢。”胡梦是说：“不至于吧，奶子房也不一定就有奶子，公主坟里也没埋着公主。”

718路沿着它的线路，站站停停地开，路过颐和园后不久，终于



在黑山扈停下来。

胡梦是拿着家教中心给的地址和门牌号，一通打听，终于七拐八绕地找到了这户人家。

胡梦是敲门，说自己是家教老师，孩子母亲给他开门，他跟着进去。

在一个小房间里，他看见自己的学生，十二岁左右，头发还湿漉漉的。“他刚去游泳回来，”孩子母亲说，“他游得可好了，将来能进国家队的。”小孩看着他，胡梦是笑了笑，说：“你好。”

小孩不说话，他母亲继续道：“我们孩子将来要去国家队的，不过考体校，也要看文化课，所以得给他补补语文。”

胡梦是说：“嗯，文化课很重要。”

孩子母亲说：“他叫小强，老师贵姓？”

胡梦是赶紧说：“免贵姓胡，大号叫胡梦是。”

孩子母亲一愣：“梦是？怎么个梦是？”

胡梦是耐心地解释说：“做梦的梦，是非的是，梦是。”

孩子母亲说：“怎么还有人叫这名，真奇怪，我就叫你小胡好了，小胡，咱们开始上课吧。”

孩子母亲出去，胡梦是和小强坐下来，打开一本语文基础知识训练，开始讲课。

两个小时下来，胡梦是口干舌燥，但孩子一言未发，不论胡梦是用什么招数，他顶多抬起头，看看他，之后又埋下头，盯着桌上的辅导书了。这两个小时的课，比两天还漫长。

终于熬到下课时间，孩子母亲推门进来，把课时费给胡梦是，说：“胡老师，我们孩子很乖吧？下周还是这个时间哦。”胡梦是点头说：“乖，特别乖。”

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胡梦是想起孩子母亲的惊讶：怎么会有



人叫这个名字呢？不禁笑了，他觉得这是个好名字。

然而，胡梦是起初当然不叫胡梦是。

虽然胡梦是老爹是号称村里最有文化的胡会计，也决计想不出这么文绉绉的名字。胡会计给儿子起的名字和数字相关，叫胡千百，意思是将来家财千万百万子孙后代用不完，只可惜胡千百从出生那天起就对数字这类东西不感冒，抓周的时候算盘什么的望都不望一眼，小爪子一把攥住了他爷爷的大烟袋，然后就开始哇哇哭。胡梦是母亲一看，粉嫩的小手让火热的烟袋锅子烫了好几个水泡，直到半天后让村东头的赤脚医生给挑破了，才止住了哽咽声。

这事情让胡会计很没面子，抱着胡千百大骂兔崽子不孝，说他将来不定是个何等作人的孽种，肯定少不了给他找麻烦。但那时候，胡梦是不过是个娃娃，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因此他的名字在户口本上，也就叫了胡千百。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有老师拿他的名字打趣：“胡千百，你这名字不对呀，打麻将有胡（和）筒子条子万子的，哪有胡（和）千百的呀？”或者说：“胡千百，你老爹可真是钻到钱眼儿里去了。”胡千百咬着嘴唇不说话，心里头暗暗发誓，将来找机会，一定要把名字给改了。

果不其然，胡千百上高中认识了几百个字以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把名字给改了，叫胡梦石，无论谁在班里叫他原来的名字，一概不应。高三报考时，胡千百回家糊弄老爹胡会计说，学校里要户口本，报名用。胡会计听说为了报名，赶紧把户口本给了胡千百，胡千百拿着户口本，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50块钱买了两条烟，直接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胡梦石。之所以叫胡梦石，据说是因为他有一天做梦梦见自己是块补天的石头遗落人间。大家猜想他那天定是在学校仅有四大名著的图书馆看了一点《红楼梦》，被贾宝玉那厮软玉温香的生活给腐化了，于是做了这个梦。



命是父母给的，名字也是，擅自改名字这还了得。胡会计听说之后大为恼火，除了骂他不孝顺，还狠心断钱断粮一个月。

“饿着他，我就不信他还能拗过肚子。”胡会计说。

可胡梦石还真挺住了。会计老婆心疼儿子，找人悄悄给捎一百块钱去，谁知道胡梦石又让人拿回来，还捎带给他妈买了块红头巾。胡会计瞧见，气得差点儿用红头巾把他妈捆起来打一顿：“你这个没见识的老娘们儿，我饿着他，就是要让他给我低头，你倒好，溜溜地把钱送去，这回让小兔崽子笑话我了。”

他妈就抽抽搭搭地哭，末了还是将红头巾放在柜子的最底层藏起，妯娌乡亲串门，不时拿出来显摆一下：“瞅瞅，我们家石头给买的，这色多艳。”女人们就都夸她好福气，有个孝顺儿子。

后来胡梦石读了中文系，不光是误打误撞，听说这个专业录取线最低，还因为他爹觉得这个是普天下最无用的东西，中文？还用学吗？除了哑巴，谁不是一出娘胎就整天说这玩意儿？还整出一群人专门来研究，纯粹是吃饱了撑的。胡梦石的原则是，和他老爹对着干，他越说中文系不好，他偏要报考。那年也该他走运，考试超常发挥，竞争对手又少，还真就叫一个全国数得着的中文系给录取了。

胡梦石拿了录取通知书回来那天，胡会计不但没被气到，反而乐得算盘打得啪啪响：“摆五桌子酒席，每桌两包烟两瓶酒，三七二一，四退五进，一……”随后大摆了一天宴席。胡会计喝了不少酒，当着村人的面，拍着胸脯说：“我儿子读的是文学，啥是文学？就是写文章，原来有皇帝的时候，状元都是写文章的，没见过哪个状元打算盘。”胡会计是不做亏本买卖的，这场宴席一摆，随礼就把胡梦石半年的学费钱给随出来了。胡梦石就是揣着这笔随礼钱，从乡下的大钟镇，坐了一整夜的长途汽车到北京的。

2

就说入学后，胡梦石发现自己无意中报考的这个中文系，竟然歪打正着地很对自己的路子。老师上课很宽松，也没多少课后作业，顶多是开一长列必读书目，让大家泡图书馆去看书。对胡梦石而言，只要不学数学，尤其是不学高数微积分，就完事大吉，看书倒不是什么难事，反正他从小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就只能看点乱七八糟的闲书解闷。在这个氛围里，胡梦石那本来不怎么强烈的文学梦，也变得强烈起来，经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嘴里咬着笔杆，皱着眉头，在日记本上涂抹几首诗。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以文学的名义，和一群整日以泡妞吹牛皮为己任的文学青年一起厮混，喝喝酒，忽悠一下姑娘们。

胡梦石在高中被管坏了，一到了大学，几乎是没人管，自由自在，他便什么也不想，就只是个瞎混。不像同宿舍的同学，有的刚一入学，就考虑着将来读研究生的事了。

有一次，这伙人又在楼下草地上对着“普京”（普通燕京啤酒）胡侃，其中一个脸上酒窝比酒缸还深的姑娘跟胡梦石说：“小胡，你这名字忒俗气，忒不像个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后现代诗人的名字，你得改名字。”

那时候的胡梦石还没听说过什么现代后现代之类的东西，只不过天天跟这群人屁股后面，由着本能发出一点感慨，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而已。忽然有一个姑娘说出这类话，好像他真的就是个诗人了，胡梦石不免精神有些恍惚：“那你说改个什么名字好呢？纤纤姑娘。”

这女同学自称纤纤，其实她身宽体胖，丝毫没有纤纤的感觉。纤纤姑娘把一颗花生豆连皮丢进嘴里，再灌一口燕京啤酒，猛然打



了一个囁，说道：“古有高人，名曰庄子。有一天庄子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红花绿草间飞来飞去，从东到西。那天庄子醒得特别早，躺在床上不禁想：啊呀，坏了，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了我？到底是我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我？是耶非耶，中有碧血？”

听着听着，胡梦石扑哧一声笑了，说道：“真够晕的，不过后面那句好像是《书剑恩仇录》里的吧？”

纤纤姑娘白了他一眼，骂道：“真没有想象力，没有哲学情趣，这是一个人生哲理问题，这是一个主体忽然间分裂成两个主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呃……把你的啤酒也给我吧，咱们老百姓今天真呀真高兴，有点多了……这是一个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

胡梦石赶紧把自己的啤酒递给满嘴胡喷的姑娘，身体向外边挪了挪，他真怕这姐们儿一时忍不住，吐到自己身上。其实胡梦石对这位纤纤，还是很佩服的，她号称是班里的神童才女，母亲是西安某大学里的中文系教授，家里藏书万卷，她从小就在书房里看书。只不过小时候书读猛了，还读得杂七杂八，没来得及消化。她也不是有意老母猪嗑碗碴子——咬文嚼词，而是这些名词术语概念都在她心里翻江倒海，只要一张嘴就有可能喷出来，什么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汉语的英语的，任何时髦新鲜的词儿，都是从她嘴里第一个冒出来的。一旦纤纤入了神侃的状态，真是块石头也能让她绕晕。

除了纤纤，人群中还有一位叫小腊的，和胡梦石一个宿舍，剃了个光头，不住地对着一个姑娘嘿嘿傻笑，目光贪婪但并不猥琐。众人也早就习惯了这哥们儿，当他是披着狼皮的羊，不住地和他碰酒瓶子，说：“小腊，干了干了，谁不干谁不是人。”

那小腊也把瓶子碰得咣咣响，撇嘴道：“日他 mother，俺本来就

不是人，俺是九天仙女下凡尘。”众人便哄笑喝酒。一来二去，小腊很快就醉了，抱着身边的人，甭管是谁，就在那儿念叨：“你们不知道啊，其实，我高考的分数高得很，我应该上北大中文的，唉唉唉，都怪我们老师，私自在我的志愿上填了个京师大学的提前录取，我冤枉啊……”每次喝醉，小腊都要像祥林嫂一样，哭诉一下自己是如何阴差阳错地从北大到了京师大学。最开始，大伙儿还能抱有些同情，纷纷安慰他：想什么呢，北大的中文，哪有咱们这儿好？你这是因祸得福，你要是去了北大，肯定被调剂到考古系或者地质系了。这时候，小腊多半已经身子一歪，躺在草地上一边吐一边睡着了。

也有安静的主儿，比如叫苏帘儿的那位，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人群边上喝酒，间或吃一口花生、豆腐干之类的零食。苏帘儿和胡梦石他们同班，和纤纤是上下铺，两人关系极好。苏帘儿本来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耐不住纤纤总是拉着她来，眼见这一群人七荤八素，七上八下，蛮有意思，后来也就常常跟着玩了。苏帘儿好穿裙子，裙子不短，但她一只手无时无刻不在死死地按着裙角，偏有时候春风或者秋风如少年心性，始终铆着劲儿，等着机会，鼓起一口气去吹，裙子就飞起来了。尽管是在夜里，苏帘儿还是吓得尖叫一声，赶紧用裙子紧裹了大腿，再压在身下，然后拿眼角四处看看，整个一副闺怨小媳妇的模样。

这天晚上，胡梦石有点心事重重，因为他整晚都想着和苏帘儿说句话，却始终没有勇气，只是不住地用眼角去瞄人家。膘来膘去，苏帘儿大概感觉到了，也会抬起头来看他，他却又胆战心惊地拿起酒瓶子，跟别人去喝酒了，半天不敢再看一眼。

这时候郑必知过来拍胡梦石的肩膀。郑必知是这群人的小头目，高他们一级，他不喜欢文学，但喜欢热闹。他和胡梦石是老乡，为

人处事极为圆滑世故，不过大家却都喜欢他，因为你要在这个圈子里混，或多或少总得找郑必知帮忙，他好像认识学校里每个部门的人，每次出去喝酒，大小饭店里京师大学的学生，都会端着杯子跟郑必知说：“郑哥，来，喝一个。”

郑必知说有个老乡从北大过来，在西门的羊肉串店，让胡梦石也一起去见见，胡梦石起身，看了苏帘儿一眼，就去了。

在西门外的羊肉串店，又是一罗圈的客气和久仰。这人来师大，是和郑必知商量过些天的大学生代表大会之类的事情，说的都是开会、代表、选哪些人、请哪些老师之类。又是几瓶冰凉的酒喝下去，胡梦石的脑袋就有点大了，哼哼哈哈，也没听明白他们都谈了什么，只是附和着：啊，对，是，没错，太牛逼了……末了，还是郑必知把他扶回了西北楼宿舍，连老乡的名字叫什么也没记住。

胡梦石倒在床上的时刻，一抬眼，看见了窗外树枝缝隙里透过来的几颗星星，蓦然间感到无尽的悲伤侵袭了自己，千百个影像从脑海中晃过，从老爹胡会计到老乡郑必知，最后定格在苏帘儿雪白的裙子和它裹着的大腿上。他不知这悲伤从何而来，只是冥冥之中觉得有一座山忽然从面前飞去了，他所在的世界忽然间变得又空旷又孤寂。是喝多了吗？他想，也许是，可是他并不想吐，也不头晕，只是感到莫名的悲伤。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想姑娘，也可能想的不是姑娘，只是失去了某些珍贵的东西。

喝醉的胡梦石不知道，几千里地之外的老家，就在这天中午，胡梦石的老爹胡会计死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玉米已经半人高了，胡会计正赶着马犁地，忽然间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本来胡会计应该马上回去，可这块地只差一条垄就全部完成了，他想着—鼓作气，下午就不用来，可以睡个美美的觉了。最后一条垄



走到一半，一个响雷在胡会计头上劈开，他和马都给劈死了。据不远处的唯一目击者孙家老头儿说，一道闪电自云头落下，正中人马，只见胡会计一下子就变成了火人，全身都着了火，雨水落上去吱吱冒烟，根本浇不灭，当场就烧死了。后来村里人说，胡会计这是该着，闪电是通过他的长鞭杆子击中他的，他的鞭杆子本来是柳木的，但胡会计觉得黑黝黝不好看，就用薄铁皮包了一层，变成了白色，哪知道就是这个白铁皮接通了他和闪电。

第二天中午胡梦石醒得有些晚，宿醉之后的头痛，让他在接到村里人打来的电话时，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放下电话，王志坚问：“梦石，你没事吧？”胡梦石怔怔地说：“我爹死了。”王志坚一愣：“你说什么？”胡梦石才忽然明白自己不是在梦里，他一时间难以自持，痛哭流涕，昏厥了过去。他从小就喜欢和胡会计对着干，也不明着反抗，就是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主意，绝不为胡会计所左右。现在他后悔了。待同宿舍的同学高喊了几声他才缓过神来，放声痛哭。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昨天晚上悲从何来。他胡梦石，从此是这个家里仅有的男人了。

胡梦石坐火车、倒长途汽车回到家里，跟着一群叔叔伯伯满村子地磕头，请人家来帮忙把老爹发送了。那匹马让屠户剔了肉，煎炒烹炸给诸位帮忙的人吃了，剩下白森森一座大骨架，让胡梦石扔在了后院大坑里。

再离家的时候，胡梦石透过车窗望见老娘孤单苍老的身影，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一瞬间感受到了老爹对这个家庭的重要性，什么诗不诗的，轻如鸡毛，老爹才是泰山。

3

黄淑英自认为是个可爱的姑娘，或者用她写在翠绿色笔记本上